



我的小名儿它们全叫得出来

■黎强（重庆）

在土里沟里田坎边开始点胡豆种时，娘就把我的小名儿在坡上喊得大声杵气的。一直到南瓜秧都长大开出了黄黄的花，还在喊个不停。娘习惯了，喊起顺口。

老屋背后，几棵杏树枣树是藏猫猫的，青涩的果子总是被当娃儿的我不熟先尝。生气的娘，把竹竿举起，追着我的小名儿，舍不得打在我的屁股上。娘却自个儿流泪。

小溪沟涨春水了。有螃蟹，有鱼虾，二四八月的谚语，不冷不热打湿了童趣。娘的煤油灯在门槛照着。我假装看不见，生怕湿漉漉的裤腿让老娘又揪着小名儿不放。

乡下，野葱椿芽豆豌知道我的小名儿，连堰塘石谷子青杠林也知道我的来龙去脉。毕竟，我的小名儿是被镰刀井水磨大的，除了娘。它们是我的玩伴，也把我喊得醒……

童年

■姜利晓（河北）

如果要截取一段时光把它装裱起来，挂在记忆的墙上那么它就一定是童年

跟随岁月的脚步它离我们越来越远像远去的流水一去不返

但几十年来我一直感觉它未曾走远就像那首童谣一直在我耳边响起：“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

奈曼西湖

■北城（内蒙古）

名字，干涸了三十六年记忆板结随处可见的贝壳，用碎了一地璀璨告诉风：十米深的故事

风吹流沙，那是曾经的惊涛拍岸船桨拄着咳嗽唤不回，身后的烟波浩渺缺水的辽阔是一个打结的叹息陡峭得壮烈

无根的渔歌，在一滴泪里荡漾没能找到折断的肋骨远方的涓涓细流一艘搁浅的船听得心潮澎湃

本期副刊责任编辑：
叶桂秀 王晓军 冯开俊

在山海相见

■任瞻（陕西）

一个个漫步的脚印，频频入画，他们的身后，除了浪漫想象，还有精神的跃动，这样的画面谈不上多特别，但赤脚奔跑，自由无拘，也是我旅行中所需的某种“内在需要”吧。

有人说，大海的美是不打烊的，愈是夜晚则愈美。当夜幕悄悄来临时，我相信了这种说法。大海与天空原本是一条没有交集的平行线，却因为彼此的辽阔造就了一种模糊的融合，尤其是日落时分，悬在天边的红日好似要跳进大海，那跃跃欲试的姿态激起了白得像雪的浪花，也撩拨了游人的心。这种氛围感好似自带BGM（背景音乐），让人与之共舞，让心彻底归零，这便是属于大海的故事感，我望着大海，大海望着我。这大概就是自由吧，我可以赋予大海任何

意义，它也可以接纳我所有的情绪。

暮时，沙滩上依旧人来人往，我驻足观望，老感觉在这里遗留下了什么东西。我想我带不走大海的一粒沙，一滴水，但我可以长久保存大海带给我的治愈感。回头再看，大海依旧把它的全貌展示给我，此刻我明白了生活不该是微信里的端庄头像，也不是在办公室座位上的碳基生命，当沉闷的气息被轻快的步伐带走时，用一段差异化的旅行时光会来补充生活能量，这样才能在生活的幕布下找到时光的原貌。当吹过的每一阵海风，都变成温柔的怀抱时，你就是宇宙大地的孩子，万物都将陪着你。

我喜欢学生时代广播里播放有关青春的歌，因为它承载

了我所有的心情和向往，此刻，我喜欢旅途中的大海。后来，我将与大海相见的那天称为旅行，因为它让旅居生活的美好有了具象化表达，让那段日子里的心境变得有迹可循。所以我喜欢将旅行称为情绪生产力，不一定多么惊喜，但一定会收获新的心情。

向海风许愿，在山海相见。于生活的我们而言，每段旅程的意义各不相同，出发了才懂，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从“见世面”开始，到淡定从容结束。在看海中带回远方的故事，那就是我将所有勇敢与热烈奉献给了我心中无比美好的事物，而后收获一个可以治愈我好久的晴天。



翩跹 摄影 | 盛近（安徽）

难齿的私房事

■杨政（广东）

石明走进办公室，就让少婷敏感到反常——他不仅迟到，而且垂头黑脸，无精打采地一屁股跌落座位上，长吁短叹。

“怎么啦？”
“我老婆她……唉！”
“出啥事啦？”
“唉，不说了！”

整个上午，石明干坐在办公桌前，神情恍惚，唉声叹气，扰得少婷烦躁不安。让她不由自主生出一股怒气，但也无理由对他发泄。

片刻后，少婷终于忍不住了，便用手上的笔敲了敲石明的肩膀：“你说呀，到底什么事？别这样扯着大家的情绪好不好！”

“我老婆她……唉，还是不说了！”

“欠！”
少婷着实受不了，离开两人的办公室，来到隔壁的大办公室。

室内的六个同事都在专注干活，没人搭理她。少婷走到李姐旁边，附耳悄声说：“老石一上午长吁短叹的，烦死人了！弄得我也没心思干活。”

李姐微微扬了下头：“什么情况？”

“我问他，他只说他老婆她……就不再吱声了。我最受不了别人出口话一半嘴里留一半。”
……

几个同事见二人在不停地嘀咕什么，便都抬起头，齐刷刷盯住少婷。

少婷故意提高声贝没正经地说：“鬼知道他垂头丧气的样子，莫不是那个年轻老婆出轨了，哈哈哈！”

大家似有所悟，一阵窃笑……

快下班时，李主任过来催要材料，把石明从恍惚中惊醒。班上，他只顾着失魂落魄，忘了手头的工作了。于是，他赶紧打起精神写材料。午餐都没吃，紧赶慢赶，总算在下午上班前完成工作。他将材料送给李主任，回到座位上接着发懵。

少婷带着微笑走进来：“下午好！”

石明阴着脸，像要下雨：“我不好！”

少婷又说了句宽心话，石明没理睬，起身到楼下去透气。刚回到办公室，李主任就怒发冲冠将手中的材料摔到办公桌上：“老石，怎么搞的？这材料竟然没写到点子上，多处错漏。赶紧重写！下班前交给我！！”

石明被李主任的情绪吓得浑身颤抖。

李主任前脚刚走，少婷后脚就大惊小怪起来：“我的妈呀！吓死本娘娘了。老石，你咋搞的？不应该呀，你可是人中高手啊！”

石明稍吁了口气，没理会少婷，自顾埋头赶材料。

石明毕竟还是有功力的坯子，他静下心来地专注，很快就把材料完成并送到李主任办公室。

办公室里，李主任忙着自己的工作，没有留意到石明。石明一直等了十多分钟后，李主任猛然看到了他才接过材料。

李主任审阅后笑了笑，像逗孩子似的：“这还差不多！”

石明获得肯定后正转身离开时，李主任叫住他：“老石，

凡事得认真，你要注意啊！”

下班的路上，石明越想越憋屈，把心中的怨气一股脑儿吹到老婆那里。

回到家，老婆居然不在。他打她电话也不接。石明只得一个人煮了碗面条打服肚子。吃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时针转到了夜间11点，老婆还没回来。打她电话又没接，这时的困意将他裹起来催眠进梦中。

清晨的光线撑开了石明紧闭的双眼。他起身顾盼，老婆居然不在床上。后，发现她睡在女儿的房间，没理会她就匆匆出门了。

上班后，石明坐在办公室里心乱如麻，仍旧长吁短叹，扰得少婷不停地抱怨。

石明下班回到家，又不见老婆，打电话还是不接。

一连几天，都是如此。石明崩溃了……

这天，石明下班路上遇到要好的同事文青说：“哥们，把心放宽点！”

石明莫名其妙：“什么事？”
文青在石明的逼问下，他才嗫嚅着说：“嗯……听人说就是你老婆出轨的事呀！”

“啊！谁他妈瞎说！！……我俩只不过是闹了点小别扭。”

石明说完，文青才知道他老婆每天晚上睡觉时总要把一只手搭在他身上，双双搂抱着才能安然入睡。多年过去，习惯成自然。可那天晚上，石明身体有些不适，三番五次将老婆的手推下去。最后老婆一个转身，背对着他，任他再怎么解释怎么哄，也不理……

石明抹了一把泪，握住文青的手，说：“哥呀，人到中年……唉！不说了，都是泪！！”